

孪生梦

上

LUANSHENGMENG

范惠德 著

泰山出版社

范惠德 著

上

梦生孪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孪生梦 (上、中、下) / 范惠德著. —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80634 - 761 - 4

I. ①李...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0673 号

著 者 范惠德
责任编辑 葛玉莹 李 强
装帧设计 胡大伟

孪生梦(上、中、下)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8 号楼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23579

市场营销部 (0531) 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bs.com

电子信箱 tscb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济南泮圣彩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mm × 240mm

印 张 76.75

字 数 1400 千字

印 数 5001 ~ 15000 册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634 - 761 - 4

定 价 136.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调换

自序

读书不多，十二年寒窗，高中毕业。

教书不少，从小学一年级“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直教到高小、初中和高中语文，计二十五载。

一九八七年弃教从文，任栖霞市图书馆馆长，走上管书道路，也是写书生涯的开始。乍离讲台黑板和办公桌上大摞的学生作文本，似有无所事事之感，不甘寂寞，便业余爬起格子来。不意牛刀小试，便陆续有散文、特写、小说、寓言和纪实文学付梓报刊，并各有奖获，于是，一发不可收。

可是，小打小闹，难慰我心，总觉言犹不足，意犹未尽，因此，就操起捉笔代刀刺贪刺虐和刻画美好善良的伟业来。自恃成竹在胸、真理在手，遵循现实主义，着手创作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孪生梦》。

看起来，我走的是一条读书、教书、管书、写书的道路，其实，我的根一直深深扎在黄土地里：心与庄稼人相通，情与庄稼人相融，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胶东半岛黄水河边，一个四十几户的小山村养育了我，从六七岁起，就跟爹上山下泊做庄稼。日月轮回，世事沧桑，自己同父辈一样，经历了单干、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这期间，我先后一直为爹妈和老婆孩子忙活庄稼活儿，十足的“亦学亦农”，直到他们的户口“农转非”，才告种地日子的结束。

庄稼人太好了！庄稼人太苦了！作为庄稼人的儿子，我太熟悉他们了，太爱他们了。他们成年累月年复一年面对黄土背朝天百般辛劳，播下的是希望的种子，收获的却不尽是幸福，往往包含了过多的辛酸和痛苦……

就是这样一些好人，当代文学史册里却没有多少沿着他们生活轨迹创作出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更有甚者，倒是少数政治文人漠视庄稼人的日子，出于己身和他人需要的目的，不惜歪曲生活真实，塑造伪农民形象，描绘农村虚假繁荣，岂能不让庄稼人寒心？

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长,在一个人的生命旅程里不短。作为同这一代庄稼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我来说,义不容辞当为他们立言,为民族尽忠,供后人评说。

我以平民精神创作《孪生梦》,心驰神往,情真意切,超越所有。庄稼人的良心由人性支配,丢不了昧不了;庄稼人的美德是勤劳淳朴,任劳任怨为生存抗争。

庄稼人最懂得爱,庄稼人最知道恨,他们认为对的错不了,他们认为错的对了……他们承受力大得惊人,但不会没有限度。

我坚信《孪生梦》会为庄稼人认可!因为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农村,是毫无矫揉造作的中国庄稼人。

我是庄稼人的儿子,谨将《孪生梦》虔诚地奉献给庄稼人。



MULU



上

一	1
二	9
三	24
四	37
五	59
六	75
七	92
八	114
九	131
十	149
十一	178
十二	221
十三	259

十四	273
十五	299
十六	322
十七	347
十八	377

中

十九	401
二十	421
二十一	450
二十二	478
二十三	519
二十四	550
二十五	577
二十六	596

二十七	625	三十八	936
二十八	650	三十九	967
二十九	672	四十	998
三十	694	四十一	1046
三十一	721	四十二	1070
三十二	739	四十三	1092
三十三	775	四十四	1110
下			
三十四	803	四十五	1127
三十五	838	四十六	1150
三十六	867	四十七	1173
三十七	900	四十八	1198
		后记	1213



白日,秦袭在区里开了一天会,傍黑才回到候旨庄。

吃了夜饭,就把全家人招号到他屋里,安排明日参军出发的事。大儿忠天坐炕西头,泰然若常,抱着闺女报华在逗;二儿忠宇坐炕东头,貌似镇定,随手从窗台上捞起一本旧书翻着;大儿媳永贞和二儿媳淑娴并膀坐在炕杌见长凳上,脸上颇多忧愁,都挺着大肚子,依偎在一起;秦袭靠窗台盘腿坐在炕中间,手握心爱的烟袋荷包,看相似的瞅了儿子瞥媳妇,瞥了媳妇看孙女。然后,装上一袋烟点着,“吱——”地猛吸了一口,又“噗——”地吐出了个浓浓的烟团,一下模糊了的面目像罩在云里雾中。

“今日在区里开会,布置明日参军的到区里集合。您(něn)兄弟俩就要离开生您养您的候旨庄到前线去打老蒋了。参军保田,是翻了身的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大事。光打败了东洋小鬼子不行,还必须把蒋介石国民党打垮,才能永远过太平日子有吃有穿有住。爹在疃里是聊嘴皮子领导大伙的人,咱家什么营生都不能落后。明日在欢送大会上,你兄弟俩要为爹争光,可不能闹洋相给我往脸上抹灰;永贞和淑娴也要为老娘们做个样子,不要沉不住气……”秦袭十分平静地说着,但忘了手里的烟袋。

秦忠天和秦忠宇听了只是“嗯”着点头,永贞、淑娴默默地坐在那里,尽力控制情绪,怕眼圈里的泪儿掉出来,秦袭又划了根取灯儿(火柴)点着烟抽起来,太急,呛着了,咳嗽了两声。

“区长说,这次参军工作很严肃,只准搞好不准搞坏。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打蒋介石用不了那么长,共产党的天下就要稳稳当当到手了。”秦袭说到这,很有些踌躇满志,慢慢把琥珀烟嘴含到嘴里,有滋有味地吸了起来。

秦忠天、秦忠宇和永贞、淑娴在有心无肠地听着,小报华在爹怀里睡着了。

“咱家可不是个一般的家庭。从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到崑山起,就成了候旨庄的首户;一直延续到共产党出世,我认准了共产主义,偷偷入党,干起革

命,土地改革前就早早把咱家的土地山岚分给疃里人,惊动了远远近近,成了咱霞光县和全胶东的典型。当时,有不少人说你爹膘(傻),可到头来怎么样?土改复查一发起,哪个疃没有被治死的财主?蒋介石护富人,共产党保穷人,不造垮蒋介石就没有穷人的好果子吃,不参军就很难取得彻底胜利。要是国民党得了天下,爹连头也保不住。我是过了河的卒子,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秦袭说得激动,手不断地拍打着炕席,惊醒了报华。

秦忠天赶快“噢噢”地轻轻拍着闺女睡,秦忠宇下炕给爹倒了碗开水,永贞和淑娴有点恹恹欲睡,忠宇轻轻碰了一下老婆淑娴的腿,提醒她好好听爹演讲。

“永贞、淑娴,爹知道他兄弟俩一走您俩不容易。可是,咱不能光顾小家不顾国家,天下不太平,家家难安宁。打江山时不出力,坐天下时就该没有份儿。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现时的女干部也不少。深明大义,顾全大局,支持忠天忠宇参军上前线是咱的本分,我想您会懂的,是不是?不用多说了,都回去早点歇着吧,明日早点起来,给他俩打点好,高高兴兴送他们参加欢送会,然后送他们出发。再嘱咐您一句,明日一定要给爹装脸,呵!记住。”

秦袭自恃一家之主的地位,从来说一不二,他习惯了,儿子媳妇们也习惯了。

儿子媳妇听到老爹宣布散会,像获得大赦一样马上离开秦家最高统治者的住地,各奔东西回家去。

永贞回到东屋先点上灯,再把铺放好,从忠天怀里接过闺女,拍了几下慢慢放下;忠天僵直地站在那儿,一直瞅着老婆的所有动作;永贞从炕上下来到院子里解了手儿,回来便爬上炕西头稳稳地坐下,把女儿挡在里边,面朝东壁喘了细气喘粗气;忠天没动,还站在原来的场儿,瞪着老婆和闺女。

“忠天,你定在那儿了?老站着做什么?睡吧,明日还得早早起来。”永贞说话时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东壁。

“睡!”秦忠天像发誓一样,说完就脱了鞋,跳上炕,坐到老婆身旁。

“往外点,别挤着孩子。”永贞轻轻推了男人一下。

“……”忠天没说话,深情地看着老婆向炕东头撅了撅嘴儿,又扯起她的手轻轻拉起来。

两口儿坐到炕东头,半天没有张口的。好像都想说什么,但谁也不知该从何说起。四只手交握在一起,唯恐哪只失去。柔情似水如醉,此时无声胜有声。四只眼睛都盯着西墙,喘气的声音都听得到。

时间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地过去,好一个难挨的夏夜。



“忠天，”永贞一张嘴，眼泪便夺眶而出，“你走了……我……和报华怎么过？”

“……怎么过？反正得过！”忠天赌着劲儿说得轻松，“大参军不是咱一个瞳的事儿，都一样。爹工作忙，你就多靠姑，和淑娴好好轧合，慢慢挨蹭着过吧。最好早早打完仗，早天回来，你只管拉拢孩子，别的营生不用你，我全包着。永贞……你说是不是？”

“是什么？报华不大，小的又要来了……”永贞流着眼泪把男人的手拉到自己凸起的肚子上。

秦忠天深情拥抱着老婆，泪水洒落到她的背上。

“躺吧。明日还得早早走。别愁了，愁也是白愁。往后，你在部队要好好爱护自己，我拉着孩子在家一天天熬着过吧，打完仗你就早早回来，别在外面花了肠子忘了家！”永贞安慰着男人，止不住的眼泪淌得更急，无奈急溜（快点）吹灭了油灯。

……

秦忠宇两口儿回到西屋。淑娴闼上街门，一转身就哭出了声。

“别，别叫爹听见。谁心里好受？”忠宇劝着淑娴，又伸手给她擦泪儿。可自己的泪花儿也不由地悄悄流出来了。

进了屋，忠宇赶快点灯；淑娴哈趴到炕沿上就放声大哭起来。忠宇哄着拥着她上了炕。

“淑娴，别哭。孩子快生了，得好好注意身子。”忠宇贴在老婆耳边说，“看来，军不参是不行的。蒋介石军队兵多武器好，不下死把造它就够呛（不行）。要是叫国民党争了天下去，咱这样的人家，就冲爹的身份，非遭殃不可！”

“去吧，前进（进步）去吧！你是您爹的儿。我早看出来，你是真随了你秦家的根儿。我一个灰老婆家，什么事儿也不懂，更不知道怎么样叫革命。”淑娴说，“当初，提您这门亲，就知道爹前进，事到如今，我还能胡搅搅？”

“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吧。打日本鬼子不是耍儿戏，打国民党蒋介石也马虎不得。”秦忠宇好像在会上发言。

“睡吧。我服命。”淑娴喘了口粗气。

……

儿子和媳妇走后，秦袭坐在炕上没挪窝儿。他心里平静又不平静，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忧伤。烟一袋一袋地抽，气一口一口地喘。灯头儿先前还欢跳着逗他似的，渐渐地也累了，好像瞌睡人的眼，越来越小，直到挣扎着猛跳了两下，全闭上。秦袭没有再往灯里添油，只是摸黑坐在那里。他的眼睛很

滑,没有一点睡意;他在沉思,在回忆,打从入党起风风雨雨没停过,苦辣酸涩都尝过。

一九三八年,那是日本鬼子侵华第二年。当时,秦袭已经二十七岁,正在北海中学任职。他天生聪敏,又关心时事,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他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甘心作亡国奴,不忍心人民在生死线上遭蹂躏。他的言行举止尽在国文教员李先生心目中。原来,李先生正在物色进步力量,发展地下党组织。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李先生的关心和培养下,他豁然开朗,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秦袭,作为候旨庄世代首户的后代,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对封建社会早已看透。李先生给他讲解的共产主义倒是很有新意,肯定会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出人头地掌管中华民族的一天定会实现。

一个淫雨霏霏的黑夜,秦袭追随李先生赶到崮山三县顶。在这个连着黄龙县、蓬仙县和霞光县的巅峰上,秦袭见四位身披蓑衣的陌生人等在这里。经李先生介绍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北海区委崮山支部的成员。一面饰有镰刀斧头的红旗,铺放在大石礅上,秦袭站在红旗前,一句一句跟着说完了入党誓词,从此,他便成了点燃崮山一带候旨庄地下党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他从毛泽东著作里得到的信念。秦袭不是白丁,更非等闲之辈。他从地下活动到了地上,从秘密活动到公开,一直到眼下堂堂正正的农救会长,主宰候旨庄命运的一号人物。

算了,不想了!过去的已经过去,往后的道儿还长。眼前就是要组织好大参军,早一天消灭蒋家王朝。欢送大会一定要开好,严防老娘们的泪水淹了会场,实在太关键、太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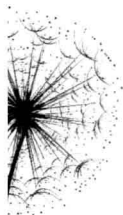
秦袭强迫自己和衣躺下。

第二天一大早,秦家门前的老槐树下,懒洋洋的锣鼓声“咚咚锵锵”就响起来了;大街两旁墙上贴着一幅幅标语:“参军保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伏天的阴云布满了天空,遮住了日头。崮山、黄水河、候旨庄沉浸在灰暗的阴影里。

村民们的心情就像阴沉的天气一样,他们面对的将是一个骨肉分离夫妻道别的场面。

一对对脸挂泪痕的夫妻姗姗来迟,步进会场;秦忠天和永贞,秦忠宇和淑娴,朱一春和向花……



人齐了。墙头草郑重走到台前干咳两声开了腔：

“哎——大伙不要说话了！马上开会了。下面请秦袭同志讲话。”

这当儿，秦袭已走过来，一副比以往严肃得多的样子，稳稳沉沉环视了一下会场，讲起来：

“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今天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候旨庄响应上级号召参军保田的青年们，就要奔赴前线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胜利果实一定要保住。决不能让国民党卷土重来，我们再遭二茬罪再吃二遍苦。候旨庄辈辈世世有规矩，从前听朝廷的，新社会听共产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太平日子。参军上前线是光荣事儿，用不着伤心，更不许哭闹。不多说了，马上站队出发！”

秦袭讲到这里把手一挥，墙头草随即眼一瞪示意打起锣鼓，“咚咚锵锵，锵锵咚咚”，像先前一样，那么地没神气。

秦忠天、秦忠宇和朱一春几个人胸前戴上大朵的纸扎红花，背上简单的行李，挪动着沉重的步子启程了。

永贞热泪滂沱，抱着闺女报华紧赶几步走到男人忠天面前，可没哭出声儿；秦忠天伸手接过闺女紧紧抱在怀里，挡住了老婆的目光，再也止不住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知个中原因的小报华只是不停地看看爹再看看妈，看看妈妈再看看爹……

淑娴挺着六个月身孕的肚子带着几分羞涩地走到男人忠宇身边，泪潸潸，情依依，意绵绵；一直强制自己保持着异常冷静的秦忠宇也关不住感情的闸门，大泪哗哗流了个满面。

秦家李生兄弟本来已向爹保证决不哭呀流呀地给大参军工作添乱、为瞳里的工作制造麻烦，让爹面子上不好看；爹就像候旨庄的一盏明灯，全凭共产党的光辉染亮。爹发动大参军，哪有儿子掉泪的份儿？可是，面对这生离死别一样的场面，铁石心肠也难无情，他俩还是哭了，还是丢了爹的人。

鬼精灵向花抱着男人朱一春的胳膊放声痛哭，好像男人就要被拉上杀床；朱一春一脸从容不迫的样子，一劲儿制止老婆闹腾。

“向花呵！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参军保田上前线打老蒋，不是下阴曹去地府哇！你愿叫国民党还乡团回来咱再过旧社会的日子？别这么丢人八怪的了！打完仗后肯定早早就回来了，上级也不会把咱留在外面吃闲饭。”朱一春说着自豪地扫了周围的人们一眼。

朱一春这剂药很好使，鬼精灵向花真地闭上了嘴擦干了泪，没事人一样守守着男人站得像根棍儿。

朱一春和鬼精灵向花这一幕，对秦家兄弟和妯娌很有些刺激，他们也很

快冷静下来。

“出发!”秦袭催促起来。

秦忠天一伙恋恋不舍地与家人和乡亲们致意道别,出发了。

出了瞳东,走到一处高岗顶,不知是谁领头停下了脚步,回转身来一齐向瞳里望去,向黄水河望去。这时,朱一春装着转身儿吐痰,躲开秦袭和伙计们的眼儿,偷偷用袄袖擦去眼泪儿。

“哎,我说呀,走!再磨蹭歇(会)儿赶晌就奔不到崮山镇了,那就要影响全区的集合。”秦袭说,“一春这家伙还够块料,今日造向花那几句还挺有水平,好!”

“袭叔,赶吧!”走在前头的朱一春回头望着大伙招呼了一句,又大步流星地向前撵。

“对,赶这小子!”秦袭向大伙一招手。

“爹,”秦忠宇贴近秦袭压着嗓门说,“朱一春今日还真出格儿。要不说什么事都不能看死了。谁能想到他参军会有这么好的表现?真是!”

“好,真好!”秦袭大声说,“哎,您这帮人儿,想着点,出门不比在家,要好好轧合,伙计们之间有个长短不齐的场儿都得将就着点。”

“袭叔,你一百个放心吧!俺弟兄们出了门儿不是草包蛋,保证好好干,不给您丢人。”朱一春一边走一边说。

“打起仗来枪子可不长眼,您都得把眼皮子挽起来。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别瞎摸索胡大来。”秦袭又嘱咐说。

“叔,放心吧!”朱一春边说边摘下肩上的行李,递给秦忠天,“兄弟,来,劳劳您的驾。”

“一春呵,你倒会脱轻生!”秦忠天伸手接行李。

“朝饭吃多了,撑得慌。”朱一春拍了拍肚子指了指苞米地,“去倒倒场儿,晌午到区里啖(吃)大卷子!”

朱一春一副憋得受不了的架势,说完抓着裤腰向道旁的大片苞米地跑去,一眨眼儿就不见影儿了。

“抽袋烟,等等那小子。”秦袭说着拿出荷包。

一袋烟工夫,朱一春没出来;又一袋烟工夫,还是没露头儿。

“朱一春——你这泡尿算拉不够啦!呵?”秦忠天把手提的行李放到脚边。

“这个×养的想干什么景儿?”秦忠宇像在自言自语。

又一袋烟的功夫过去,仍然没见影儿。

“呵!这个滑头,想脚底抹油溜了?”秦袭警惕起来,“忠宇,进去看看情



况。”

“唔。”秦忠宇一溜小跑过去。

秦袭和秦忠天几个屏住呼吸似的在观望等候,巴不得用眼珠子把朱一春瞅出来。

三袋烟功夫过去。

秦忠宇满头大汗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没有了!”

“这个小子!”秦袭狠狠地骂了一句,“走!咱们走咱们的,别耽误了集合。”

秦袭总算是明智,不走怎么办?青纱帐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紧连着巍巍崧山千峰万壑松涛林海,上哪儿找到哪里寻?

朱一春钻进苞米地后,按早已深思好的逃路毫不迟疑地猛窜。脸上被长剑似的苞米叶儿划了四五道伤口,沁出了血珠儿,他一点都没觉出来。只顾猛窜,高一步低一脚,深一步浅一步,一口气跑上了崧山,匿进茂密柞林掩蔽的大洞里,像逃避猎人的兔子一样潜伏起来。他深知这里是蛇蝎野兽出没的地方,但身处逆境也顾不了许多,宁肯与蛇蝎遭遇,也不愿落到秦袭手中到前线送死。从大洞向上怪石嶙峋壁立千仞,没有出路;只有向东大石礮上凿出的一条石径,那是唐二主李世民征东时驻军崧山的运粮道。沿着这条歪斜的石凿山路,可以翻过崧山之巅,经山后坡到达蓬仙县境。

朱一春在大洞里极力缓和自己的紧张情绪,想把气儿喘匀和了做个镇静人。可是,岂不知人到了倒霉的时候,死鬼儿也朝着刮旋风;本来阴天不假,但云彩并没厚得都要压到插旗顶上的滋味。这倒好,老天突然大变,林海松涛发出疹人的奏鸣,天色骤暗,几近伸手不见五指。朱一春蹲在柞林深处,总像听到有人的脚步声,他知道是错觉,但又不能不往最坏处去想。天色越发阴沉,更加重了他内心的沉重和恐惧。透过柞树枝叶的缝隙,他看到漫天乌云布置得匀匀和和厚厚墩墩,潜意识告诉他,山雨要来了!风渐渐地停下来,直到纹风儿不动声息全无。此时的柞林,此刻的崧山,静得让人忐忑难安,好像一场灾难正朝朱一春走来。他寻思,古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遭真轮到朱家门儿了?土改时,爹被秦袭、吴丰登和郑重一伙扔进黄水河葬身渤海,永世不得翻身,眼前恐怕灾难又要落到自己头上了。

天彻底黑下来了,风又运动起来。

朱一春跌跌撞撞摸摸索索拱出柞林,坐到一块突兀的巨石上,向山下望去,隐隐约约看到候旨庄像一头大黑牛卧在山下。接着一道闪光从眼前划过,之后,从远处传来沉闷的隆隆的雷声。这一亮一响似乎敲开了朱一春的

思路,他当即决定改弦更辙,否定了原先去姑家到蓬仙地儿避难的打算,而要出奇制胜。他想,自己开了小差,秦袭他们肯定要想到他会去亲戚朋友家躲藏,不会到处乱跑,更不敢回到眼皮子底下的候旨庄。可是,朱一春偏偏要倒行逆施,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只要大雨能下下来,他就哪儿也不去了,就回候旨庄回自己家回老婆身旁,倒省她在家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这就叫天不灭曹上帝保佑!让秦袭他们到处找去吧,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了!想到这儿,他无形中增加了几分得意,顿时觉得浑身是劲儿。

瞬间,风大起来了。

朱一春喜出望外,借着严严的夜幕,伴着呼呼大风,高一脚底一脚地踏上了崎岖山道,向山下摸去。

风是雨头。朱一春刚到疃边,大雨就倾盆而下,疃里清了街。他趁着风雨和夜色,用小褂蒙着头,留了条缝儿瞅着道儿,一气摸到自家门口,按只有他和老婆知道的秘法拨开了门儿,轻轻推开门扇,蹑手蹑脚进去。白花狗一下扑到他身上,没有叫没有咬,只是一个劲地闻,一个点地吻。

朱一春把街门慢慢关上闩好,转身来到院子,只见正间门关得严严的,炕间窗上透着灯光。

朱一春跳进猪圈,踏着圈台靠到窗下,轻轻用唾沫把窗纸润湿,用指尖儿摁了个小窟窿。见向花在纳鞋底,半天一针,眼泪打湿了麻绳儿。不懂事的闺女小朱赤已在妈妈身边睡着了,红扑扑的脸蛋上泛着逗人喜爱的笑靥。他目睹着这一场情景,压抑不住心潮激荡,不轻弹的男儿泪夺眶而出。

“向花……”朱一春口对孔窿压着嗓门叫了一声。

鬼精灵向花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吓得一颤,手里的鞋底掉到炕上。

“向花,是我……一春!”朱一春加大了点声音。

这一次,鬼精灵向花听清了,穿着裤衩赤着脚丫儿下了炕,轻轻拉开门闩,推开正间门,一下抱住满身湿漉漉的男人,泣而无声。

“向花,别哭了。传出去就不好了。快上炕。”朱一春回头关上门儿,拥着老婆进了炕间。

鬼精灵向花连裤子也没顾上穿,就先给男人找到干手巾擦脸擦身上,然后才穿上衣裳到灶间给他办弄吃的。

外面的雨下得还那么急。



二

本来,候旨庄的参军工作组织发动得挺紧凑挺顺利,欢送大会开得也算成功。谁知风波骤起,出人意料,崮山脚下苞米地里跑掉了朱一春那小子,给候旨庄的工作制造了困难,给秦袭脸上抹了灰。

第二天,秦袭、车力颖几个头儿在村公所嘀咕了一天,夜饭后墙头草郑重就爬上秦家门前老槐树上的广播台——两个树杈上横放了一块门板,作为立足之地,手拿喇叭状的铁制广播筒就号嘹起来:

“哎——参军保田的人家注意啦,明日哪里也不要去了,吃了朝饭就到村公所开会,落实代耕的事情。不参加会儿耽误了营生自己负责。

哎——再广播一遍……”

……

墙头草郑重和郑义是叔兄弟。疃里多数人看不起郑重瞧得起郑义。

墙头草郑重从小不够块正儿八经的料,鬼头鬼脑好做个熊事什么的。十一二岁就敢钻人家的果园瓜地摸索个瓜果李枣吃,被人家捉着了,他也能熊出个样来,让学驴叫就学驴叫,让叫爹就叫爹;在家里,懒死懒死横立草儿不捏,还专搜摸好的吃;在一把连的伙伴们中间,光附上水头儿,专贴贴拳头大的,恃强凌弱,瞪着眼儿光想占便宜。再大一大到了十五六岁就更不像话,接二连三地闹邪道:小日本在的时候,他曾经到据点钻营过,叫郑义骂了个狗血淋头,才煞住了车没滑进去;国民党进攻胶东时,他吓得都尿了裤裆,差点被逼着当向导领着国民党进唐寨村;解放后,他一头倒向秦袭,成了候旨庄当家人的帮手,鞍前马后好卖力,装模作样假积极。秦袭心如明镜一汪水,深知当干部什么人都得用,猫有捉老鼠的优势,狗有看门的长处。像郑重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嫌弃,有些事就得放出他咬两口儿,自己再出场儿收拾收拾。

联系过去看看眼前,疃里的巧人儿给他郑重起了外号“墙头草”,大伙都说端量得准起得好,一点没辜负他那块料儿。

.....

墙头草郑重正广播得起劲,不知哪家的孩子打老槐树下走,高声高气地唱道:兔子叫没有好声,不是下雨就刮风。

“你这个小杂种急着死就说话,我下了树能理出你的屎来!”墙头草郑重习以为常地在树上骂了一句。

树下一阵沓沓的脚步声,小孩匆匆跑了;树上郑重又号嘹了几遍,才煞了尾儿。

第二天朝饭后,军属们按时来到村公所。凳子不够,有的坐炕沿,有的坐门槛,鬼精灵向花坐在方桌旁的长凳上。有的查拉活儿,有的不断用小手绢擦眼泪。永贞和淑娴妯娌俩并膀坐着不作声儿,鬼精灵向花显得很镇定。

妇救会主任车力颖前脚刚迈进门槛,墙头草郑重就宣布开会。

“向花,你先回家去吧,会后再找你说说。”秦袭脸色不太好看,不冷不热地。

“袭叔,怎么还用三起两伙的,那是什么意思?”鬼精灵向花很敏感地质问。

“没什么别的意思。你只管先回去吧。”墙头草郑重接着说。

“没有这理儿。你广播叫来开会,又支使俺回去,这叫什么?说话就像放屁。”鬼精灵向花指着墙头草开了骂。

“哎,向花呵,你先回去,会儿一散我就去找你,有话咱娘儿俩说。”车力颖忙打圆场儿。

“那么多花哨做什么?有什么就在这村公所说,这是衙门,到家里算怎么回事?”鬼精灵向花咄咄逼人。

这时村公所里的气氛很有些异常。永贞一伙来开会的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劲地你瞪我我望你的,秦袭心头是怒气压了又压,只好把郑重叫到院子里,交代了几句才回到屋里。

“好了,其余的军属都到院子里,由郑重给把代耕的人员告诉大家,回去就行了。”秦袭极力控制着情绪说。

墙头草郑重从来会看眼目行事,到了院子把事儿一交代,军属们走了,他回到屋里。

“看您今天这气派,还想把军属分成大的和小的吧?向花家就是豆儿饽饽不当干粮吧?秦袭叔你……”鬼精灵向花看她们走了又攻上来了。

“向花,咱打开窗儿说亮话吧,您家当不上军属了!朱一春在半道开了小差。你是个精细的,应该协助瞳里早早把朱一春找到,送他归队,该当您

